

流年记

霜降的记忆

张凤英

转眼霜降已过，不由得想起家乡院子里的那棵老柿树，每年这几日便会热闹起来：原先藏在绿叶里的柿子，像一个个小灯笼，忽然都给点亮了。叶子落得差不多了，枝干清癯地伸着，越发衬得那柿子红得浓烈，红得浑圆，沉甸甸地压着枝头，仿佛再有一阵小风，就要坠下来似的。昨天村里的二婶子在电话里说：“霜降了，柿子才甜得透。”

霜降这节气，名字就带着一股清冽的寒气。不像“立春”“清明”那般温和，也不像“夏至”“秋分”那般只是个时令的记号。“霜降”二字，是带着动作，带着声响，带着质感的。你仿佛能看见，在那深秋的后半夜，万籁俱寂，天地间最后一缕温热的气息也消散了，于是，那寒气便从九天之上，悄无声息地“降”了下来，像最细的粉末，像无形的画笔，轻轻落在草的叶尖，落在瓦的檐头，落在一切敢于承担的物事上。待到天明，推窗一看，白花花的一片，太阳一照，便闪出些细碎的、羞怯的光芒来。这便是霜了。

这景象，如今在城里是难得一见了。水泥地是存不住霜的，空调外机吐着不合时宜的热气，扰了这寒气的清净。霜降，似乎只成了日历上一个清冷的名词，或是天气预报里一句干巴巴的提醒。但在我记忆里，在老家的乡下，霜降却是一桩郑重其事的、看得见摸得着的大事。

那时候，霜降前后的风，味道是不同的。不再是秋分时那种干爽的、带着草木碎屑的风，而是变得潮湿、尖利，像无形的凉水，从衣领和袖口直往里钻。田里的稻子早已收尽，裸露出大片赭色的土地。田埂上的草，先是边缘泛黄，而后这黄色便不可抗拒地向中心蔓延，最后成了枯脆的一团。最有趣的，是那田垄上种的几畦白菜。白日里看，还是支棱着的、绿生生的模样；一早起来，每一片叶子上都敷着一层均匀的白霜，软软地耷拉下来，像是受了委屈。祖母总要赶在太阳出来前，去拔几棵回来。她说，这时的白菜，叫“霜打白菜”，味道是甜的。我起初不信，煮熟了一尝，果然，那股平日里略带生涩的青草气全然不见了，只剩下一种柔

和的、清甜的软糯。那时不懂，现在想来，大约是植物为了抵御严寒，将体内的淀粉转化成了糖分。这甜，是它挣扎着活下去的力气呢。

霜降于草木，是一场严酷的考验，也是一番脱胎换骨的历练。枫树和乌桕，必得要经受了这股寒气，叶子才会酡红如醉；那路旁的木芙蓉，晨起看时，粉嫩的花瓣给冻得僵白，太阳一晒，才又慢慢缓过来，透出一种憔悴的美。它们不像春花那般争奇斗艳，倒像是把一生的精气神，都攒在这最后的光景里，孤注一掷地燃烧。这美，是悲壮的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。

人也是要应这节气的。霜降一到，祖母便要从那厚重的樟木箱子里翻出棉衣和棉被来晒。阳光透过稀疏的梧桐叶子，暖暖地照在那些蓬松的衣物上，扬起许多细小的、飞舞的尘埃，那里面，有樟脑丸的辛冽，也有阳光的干爽，是一种极稳妥、极安心的味道。街坊邻里见了面，招呼的话也变了，不再是“吃了吗”，而是“天凉了，多加件衣裳”。这朴素的关切里，藏着对天地

节律最本能的敬畏与顺从。晚饭的桌上，也定然会添一道热腾腾的羊肉锅子，或是板栗焖鸡，吃得人浑身暖洋洋的。窗外即便是寒风呼啸，心里也是暖的，我又抬头望了望那棵柿树。一只灰雀飞来，试探着啄食那最红的一个柿子。它的喙一碰，那柿子便剧烈地摇晃起来，终究没有落下。这情景，忽然让我有些出神。古人将霜降分为三候：

“一候豺乃祭兽；二候草木黄落；三候蛰虫咸俯。”说的是豺狼开始为过冬储备食物，草木纷纷凋零，虫儿们也藏入穴中，不动不食，准备冬眠了。这是一个收敛、闭藏、归于寂静的时节。天地万物，都在这渐深的寒意里，找到了自己安顿的方式。

我们这些住在城里的人，似乎与这节律脱了节。我们靠着空调与暖气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个恒温的、狭小的四季。我们不再关心今夜是否有霜，只关心明天是否堵车。我们失去了对自然最细微的感知，也便失去了许多由这感知而来的、朴素的诗意与哲理。

霜降，降下的不独是霜，更是一种态度。它告诉我们，繁华（春天的花，夏天的叶）已经过去，萧瑟是必然的归宿。它不像春风那样鼓动你“向前”，它只是沉静地提醒你，“该回家了”。回到生命最本质的、向内求的安稳里。这就像一个人，走过了青葱勃发的少年，度过了热烈奔放的中年，终于要步入一个沉静内敛的晚年了。这并非衰败，而是一种成熟，一种将一切外在的绚烂，收归于内心丰盈的过程。

夜渐渐深了，风也更凉了些。我关上半扇窗，留一丝缝隙，好让那清冽的秋气透些进来。书是看不进去了，心里反倒是一片澄明。那红彤彤的柿子，那记忆中“霜打白菜”的甜，那祖母晒棉被的阳光，都融在这澄明里。我知道，今夜过后，清晨的草木上或许仍不见白霜，但节气已至，天地间的那股肃杀之气是确确实实地“降”下来了。它催促着万物，也催促着我，该添衣添衣，该收藏收藏，安安稳稳地，准备迎接那即将叩门而来的冬天了。

收秋

于亮

父亲属狗，虚岁80岁了，还每天骑着小电驴下地去，早上一趟，傍晚一趟；今儿捎回几棵菜，明天捎回几个瓜。有时半路上瞧见相熟的人，就送给人家，还不让对方推辞，说：“别看模样长得不好，但绝对是百分百无公害、纯天然的绿色食品，你尝尝！”

我以前总数落父亲：“开点荒，种点地，当个乐趣就行了，你还真当成事业来啊？”后来我就不愿意说了，眼瞅着父亲开荒的地块越来越多（有的是捡的，有的是其他老人干不动弃下的），种的庄稼、蔬菜样数儿也越来越多，我权当看不见，给我点拿着，不给拉倒。

做梦也想不到父亲竟然种了一亩多花生！而且还让我利用周末去帮他收。

我嘴里嘟囔：“你能干点就干点，不能干拉倒，还要种庄稼来发家致富啊！”父亲瞪着眼睛说：“平日里给你地里的东西，你不也是高兴得眉眼喜么，这要找你帮着干点活了，你

就来这么多熊毛病！”我说：“你以后可别给我，我稍微一说你就犯小肠来要挟我了！”

嘴里虽然说着狠话，但实际上能不去帮他收庄稼吗？何况我那78岁的母亲也一大清早赶到地里去了。我翻遍了衣橱，也没找到一件能下田干活的衣裳（旧衣裳都被父亲要去穿了）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穿一件T恤和运动短裤去了地里。父亲问我吃饭了没，我说：“气饱了！”

收花生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儿，作文可以写“丰收的喜悦爬满了额头”，但实际上没那么美好。庄稼地里的活儿没一件是轻松惬意的。就说这收花生吧，得刨出来、抖搂泥土、扒拉泥土捡遗落、摔掉花生果、网包里筛掉泥土、装袋、运回、翻晒、扬尘……很麻烦。

我妹妹和妹夫也来帮忙，妹夫抿着嘴不放声，妹妹也一遍一遍数落父亲。此时，父亲犯了“选择性耳聋”的老毛病，装聋作哑不言语，任你说去。

太阳越来越高，晒人了、热人了，看看一大片花生地，想着父亲一月九千多的退休金，他到底图什么呢？只能说他是越老越财迷！

不一会儿，母亲干不动了，垂着脑袋没精神，而且犯恶心。我说：“糟了，说不定是中暑了。”父亲嘻笑着：“还中暑？我看是装的。”我瞪了一眼父亲，给我妻子打电话：“妈不好，你赶紧开车来，先拉她回家休息一下，若不好就赶紧送医院！”

妻子开着车急三火四地来了，母亲都快走不动道儿了。妹夫俯身背上我母亲，妻子和小妹一旁扶着把母亲弄到地头，关上车门一溜烟走了……我有心借此给父亲上上思想政治课，可看他一脸紧张的样子，我就说：“一旦不好去了医院，那就不是一千两千的事情了，种这么多花生，全赔进去还不够呢！”我爹拉长脸，继续闷头干活，又开始“选择性耳聋”了。

花生收完了，我和妹夫开

着轿车一趟一趟往回运，一边运一边心疼车，平时多一条头发丝般的划痕都要心疼半天，现在当成农用车了。花生运回去摊在楼底下晾晒，我们只能厚着脸皮占车位。物业的人来看，我们就递根烟过去，人家也不要，看父亲一脸的自豪，摇摇头叹口气走了。

我一心巴望着母亲去住院捎带调理下，一下子造进去个七八千元钱才好呢！好让父亲知道点厉害！

但母亲很不争气地好了，在沙发上吃点药、喝点水，竟然又下楼来开始翻晒花生了。我又恼又气，大声吼着母亲：“你和我爸就是劳苦的命，就不会躺着休息休息吗？”我妈竟然学会了犟嘴：“我稍微帮着干一点儿，你和你爸、你妹、你妹夫不就少劳累一点吗？”

——我真是要被气晕，气呕吐了！

我跟父亲谈心：“咱们不是居住在农村，你有很高的退

休金，想吃什么买不起？为什么放着安闲的日子不过，非得去操心种这么多地呢？”父亲说：“我种地，是当成一种乐趣，要不老闲着会闲出毛病来啦！”我说：“我不反对你种地，但要适度，种点菜和杂粮就行了，何苦去种这么多花生呢？”父亲说：“换油啊，去年换的100多斤油还没吃呢！”

我大吃一惊：“你和我妈吃的什么时候的油？”父亲骄傲地说：“我们吃的是前年的油！”我说：“去年的油你们怎么不吃呢？”父亲说：“前年的油还没吃完，怎么能吃去年的油呢？”我说：“这么多油不吃会变质酸化的，绝对不能吃！”父亲不以为然：“酸什么酸，油又不是醋！我和你妈吃了这么多年，都八十多岁了，半点毛病没有，不是活得好好的么？”

我无可奈何，问母亲：“妈，你什么意见？”

母亲说：“我有什么意见？反正我听你爸的，你爸说怎样，我就怎样呗。”